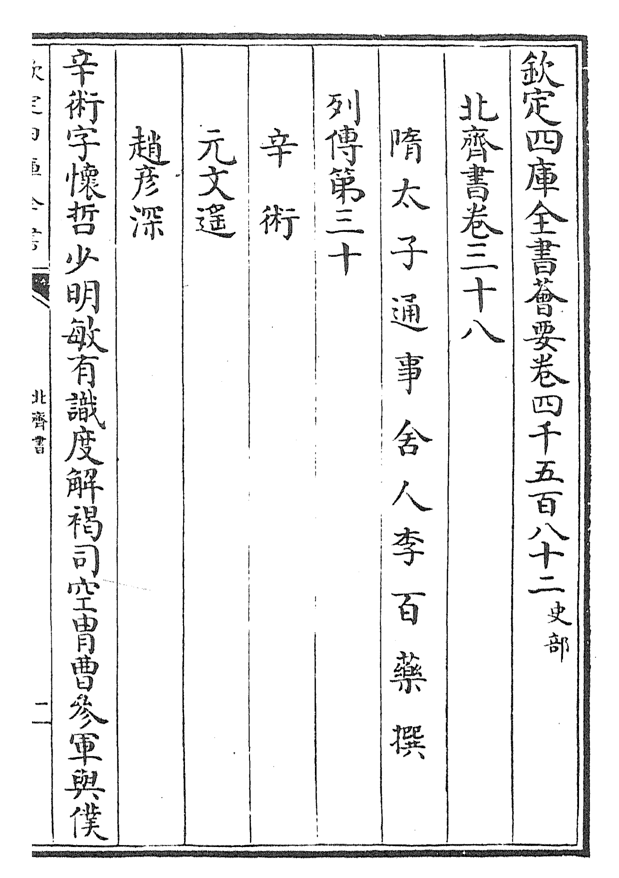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覧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八十二 史部

北齊書卷三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遥

趙彥深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

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還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畧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

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勑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蕲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卲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

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兖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弊者踈袁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衎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衎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衎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衎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衎清儉寡嗜慾勤於所職未嘗

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晩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閤卿尚書郎閤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賛賞之河間邢卲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閤祭酒以天下

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為大將
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
令楊遵彦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被中旨
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
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
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
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
王歸彦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即位任遇轉

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侍中文遙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命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朝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

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彦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彦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彦深之下初文遥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遥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遥

由是出為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
元家兒作令僕深媿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
慮文遥自疑用其子行恭為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
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
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
入同入關稍遷司勲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
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
遊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

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熹之後高祖父難為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

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明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為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攝令選沙汰諸曹郎彥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

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安國縣伯從征頴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

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為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為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

為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兖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温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羣臣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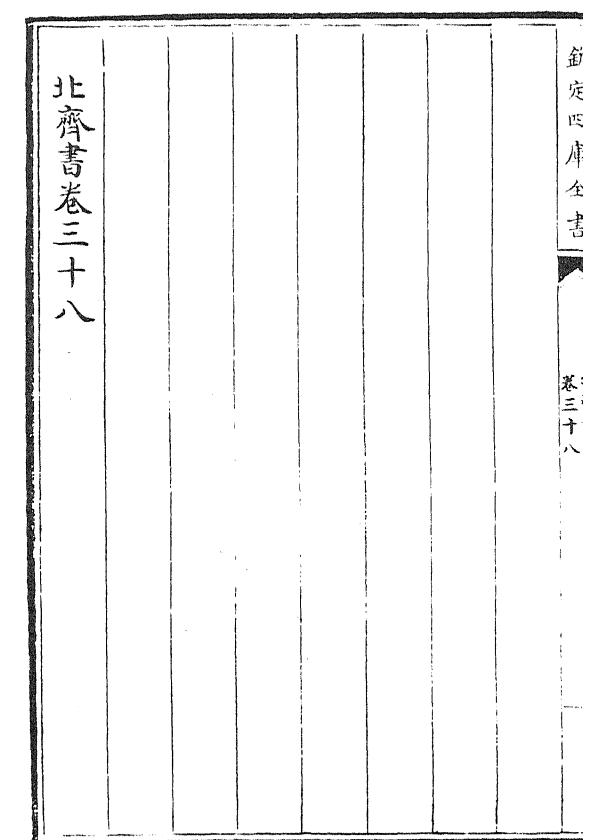
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巳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

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隷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隷筆彥深乞轉以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

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

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材最劣





北齊書卷三十八

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

元文遙傳依例歲時入朝○北史作入廟朝祀 臣範按北史為是葢文遙賜姓高籍屬宗正故從高氏子弟朝祀也

幸得此心○通鑑作幸明此心

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 臣荃按北史文襄上有先是二字

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八十三 史部

北齊書卷三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子瑜魏鴻臚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

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
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
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
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
舒善音樂故内伎亦通隷焉内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
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輙修飾
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荅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
崔中書是我妳母轉黄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

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賔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勲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為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黄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鞕二百徙北邊

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為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禄勲兼中兵尚書出為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李舒療病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勑令監造以判事式為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為西兗州刺史為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

以詰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禄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李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奬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李舒摠監内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李舒與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幷畏避南寇若不啓

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彦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揔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並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彦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没入貲産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

更銳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亦為之療庶子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未幾李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李舒等見害為詞悉召六人兄弟子侄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宫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李舒等六人同被優贈李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云

祖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為世所推起家秘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

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産又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為娛遊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遊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嫗擲樗蒲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大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

珽例應隨府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
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
為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寮官捉
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受署歸罪于先神武信而釋
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
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
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懐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
乗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

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為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畧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畧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彦深宣

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畧疑其不實密以問彦深彦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斑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錮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絶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

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鋌唯與
喜二鋌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
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
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
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徧畧一部時又除珽祕
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
王士雅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

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寛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逊黄門郎
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
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
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
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
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寛其罰遂奏免死除
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
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懐文章之外又善音

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
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
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勅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
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
油復為割藏免官文宣每規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
勞舊除為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
上密啟為孝昭所忿勅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
為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

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為中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

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恱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叱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

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歳除舊革政今年太歳乙酉宜傳位東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宫遂志於宰相先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彦深侍中和士開等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彦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毁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毁之意陛下今既問

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遥彦深等專弄威權控制
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
政以賄成天下謌謡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
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斑
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
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
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
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

寛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

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
祖勲遇之甚厚别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為流
囚常與刺史對坐勑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
為深坑置諸内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
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
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
婆愛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彦深心腹深沉欲
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

開亦以珽能决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竒畧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為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説陸媼出彦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為太后撰魏帝皇

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寳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遥見竊駡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

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謡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謡
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
語珽并云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
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
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
啟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主許之
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

海語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
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
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
疏并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顔不能諱
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
淮令張叔畧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
城郡太守叔畧南營州録事參軍陸媼又唱和之復除
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揔知騎兵外兵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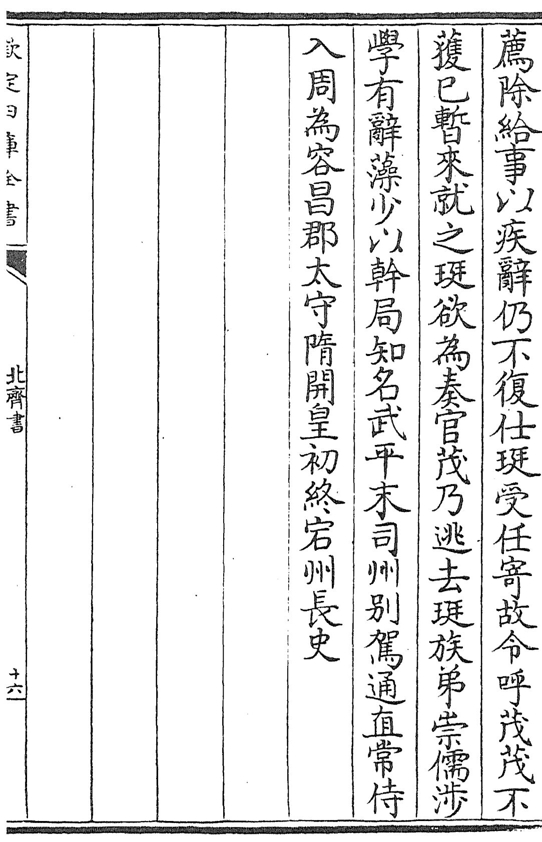
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决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内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治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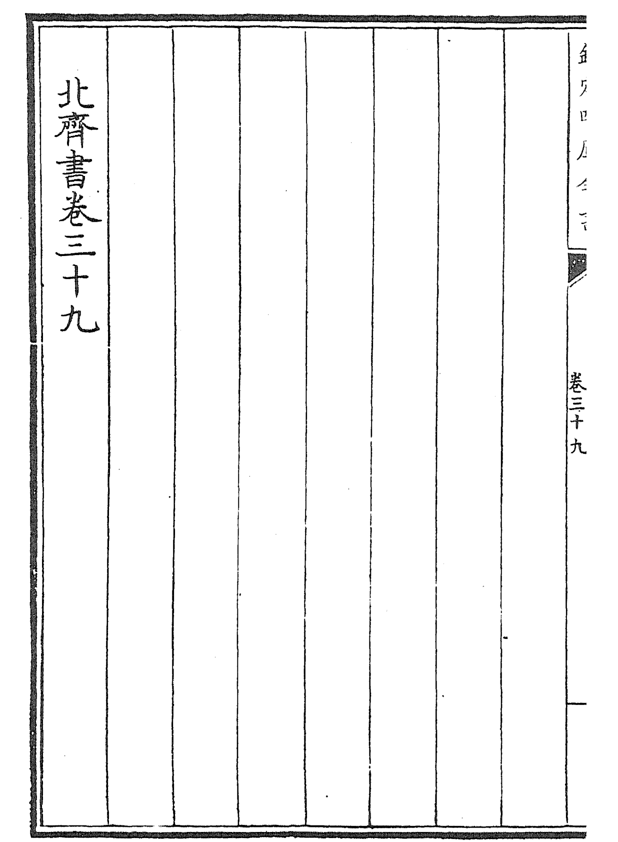
賄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益以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

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勑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閤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

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
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
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為不
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
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
援珽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
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
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

瀐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瑒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為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重大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


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
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為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
學有辭藻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别駕通直常侍
入周為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北齊書卷三十九

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祖珽傳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元本泰譌太后從南監本改

皆有受納○此句下毛氏本有據法處絞上尋捨之又盜官遍略一部事發共十七字

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等罪狀○一本和士開下有侍中左僕射元文遙八字無等字

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程　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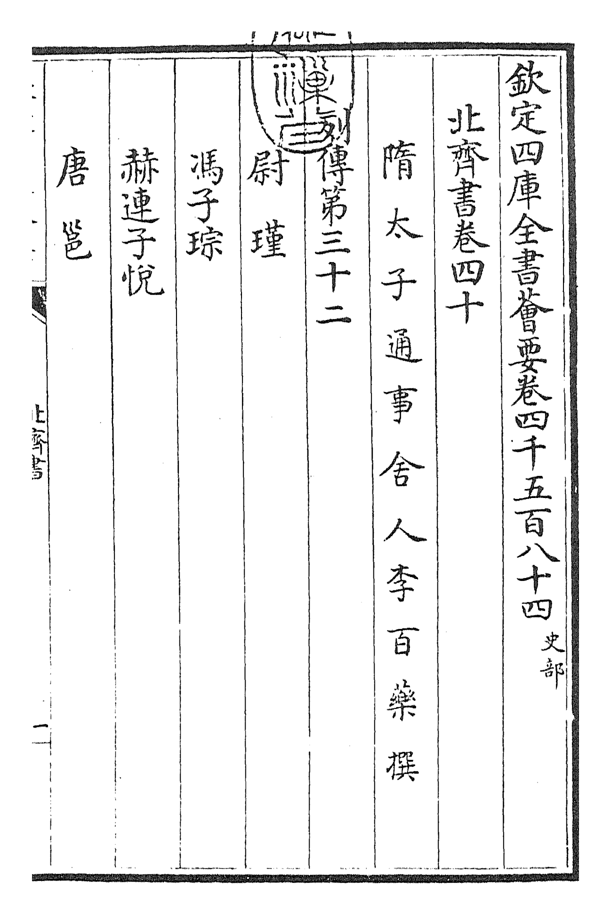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八十四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尉瑾字安仁父慶賓為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取其外生皮氏女由此擢拜中書舍人既是子如姻戚數往參詣因與先達名輩微相款狎世宗入朝因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肅宗輔政累遷吏部尚書世祖踐祚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遥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機事頗亦

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未幾即真病卒世祖方在三臺
飲酒文遥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内闕風訓
閨門穢雜為世所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
但不别之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内郎中将論事者
逆即瞋詈不可諮承既居大選彌自驕很子德載嗣
馮子琮信都人北燕王馮跋之後也父雲紹度支郎中
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為肅宗除領軍府法曹典機密
攝庫部肅宗曾閲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殿中郎加東宫管記又奉别詔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天統元年世祖禪位後主世祖御正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黄門侍郎領主衣都統世祖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别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宫宫成世祖親自巡幸怪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倹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世祖稱善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

先恒侍疾秘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秘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意欲普追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時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先恒居内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内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

相比且公出宫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文遥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奨成太后干政說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即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意中旨殷勤特給後部鼓吹加兵五十人并聽將物度關至州未幾太后為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為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

禁制俄遷尚書左僕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

舊所附託早辭曲躬事事諮禀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

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内官除授多由士

開奏擬子琮既恃内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

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内省絞殺之子琮微

有識鑒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為深交縱

其子弟官位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

爵許之旬日便驗子慈正

赫連子悅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功為濟州別駕及高祖起義侯景為刺史景本尒朱心腹子悅勸景起義景從之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遥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勑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為臨漳令後除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

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恤隱户口益增治為天下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其直外兵曹典執文帳邕善書計强記默識以幹濟見

知擢為世宗大將軍府參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
部分將士鎮壓四方夜中名邕支配造次便了顯祖甚
重之顯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
變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每
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閲雖三五千人邕多不
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
令邕揔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
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

唐邕强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强濟明
辯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
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强記每有軍機大
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
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
衣裘與卿共敝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黃門侍郎領
中書舍人顯祖嘗登童子佛寺望幷州城曰此是何等
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

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勑楊遵彥更求一人堪代卿者遵彥云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顯祖或時切責侍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統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為人馬疲敝奏請每

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爲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閒當即追卿遷右僕射又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録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遣侍中斛律孝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車駕將幸晉陽勑孝卿總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禀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爲孝

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都
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輕己遂留晉陽與莫多婁
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
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
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
番代往還及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
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
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

陳訴越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並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者至是甚駭物聽邕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順戎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

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為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彦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後勅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勅

以便宜從事隨近撒付軍人啟知勑許馬戎乘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為重建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臨幸徵諂差科責成州郡本藩寮佐爰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暇諸子幼稚俱為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名辟男婚女嫁皆得勝流當世以為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北齊書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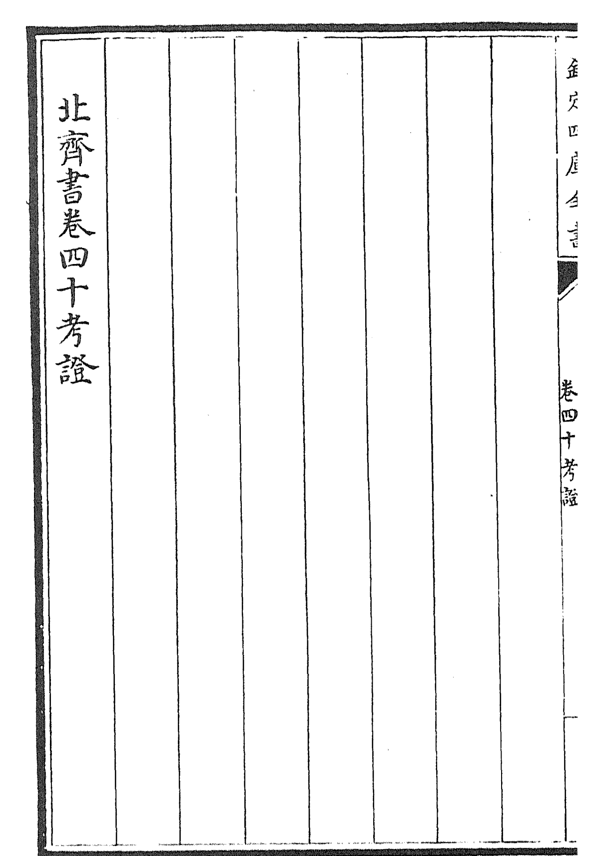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四十考證

尉瑾傳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北史慕善下有以國姓門資五字

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別之○一本之作白

為肅宗除領軍府法曹○推尋文義除字疑衍

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北史公作不


北齊書卷四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八十五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一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邱人也祖喟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朔父誕魏恒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

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
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曽
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孝昌二
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晉州車騎府長史
後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堅將軍散騎侍郎帳內大
都督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
二年除渤海郡守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
軍加鎮東將軍二年除北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

祖與西師戰於邙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渾城武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為景所攻顯率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容紹宗等討景即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武定六年拜太府卿從世宗平王思政於潁川授潁州刺史七年轉鄭州刺史八年加驃騎將軍進爵侯為公通前食邑一千三百戸天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史如故二年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為贓貨解鄭州大理禁止

處斷未訖為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北徐州擒刺史王彊與梁泰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涇城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其年又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于時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慕容儼於郢州復以顯為水軍大都督從攝口入江救之師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帛五百疋十年食幽州范陽郡幹乾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封樂安郡開國公二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遷洛州刺史二

年復除朔州刺史秩滿歸天統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年六十六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事正光中因使懐朔遇世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

深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黄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菴羅辰於陘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趫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樂郡幹乾明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黄門侍郎肅宗作相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為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晉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

赴并州未到閻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又除并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史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关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黄門等監治恒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㓦姚白亭二城別封永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

拔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閤內外惶惑莫知所為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遷河南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轉食高陽郡幹軍至祖口值土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

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
乘氏縣又欲襲西兖州城景和自南兖州遣騎數百擊
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烹之及吳明徹
圍壽陽勑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
軍始喪敗怯懦不敢進頓兵淮口頻有勑使催促然始
度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
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逆戰
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

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别封西河郡開國公賜錢二十萬酒米十車時陳人聲將度淮令景和停軍西兗州為拒守節度武平六年病卒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定常朔幽定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録尚書事定州刺史長子信機悟有風神微涉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勲貴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并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武平末太子齋帥有才藻檢行開皇中通事

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絶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致死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頻從顯祖討茹茹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郢州除持節河州刺史食朝歌縣幹尋為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中除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

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食上黨
郡幹從平高思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幸晉陽令世榮
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北宮留後尋有勅
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檢試舉人為乘馬至
雲龍門外入省北門為憲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
世榮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
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為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
以朝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猒賜與過度發言歎

惜子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習弓馬永安三年尒朱榮徵為親信至洛陽榮被害即從尒朱世隆出奔建州仍從尒朱兆入洛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都督普泰元年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尒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尒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

信尒若不走今夜必當殺尒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今亦欲去尒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稍曰尒不從我必刺尒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即背京纏復歸尒朱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問曰尒朱京纏將尒投我尒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尒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步落稽等起逆在覆釜山使猛討之大捷特被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

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邵山之功封廣興縣開國君五年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兼共試力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其年除撫軍將軍別封石城縣開國子食肆州平寇縣幹天保元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京兆郡覆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戶口又隨斛律敦北征茹茹敦令猛輕

將百騎深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遂大破之賚帛三百段七年除武衞將軍儀同三司九年轉武衞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石城郡開國伯尋進爵為君二年除領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勑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一驍將超出來鬬猛遥見之即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

間刺賊落馬因即斬之三年別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遷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勅恒令在嗣主左右兼知內外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轉領軍將軍別封義寧縣開國君五年除并省尚書左僕射餘如故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既出彥深以猛為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

至牛蘭忽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日猛亦知情遂被追止還入內禁留簿錄家口尋見釋削王爵止以開府赴州在任寛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曾有勑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沮難復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兗防捍後主平陽敗還又徵赴鄴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父永少為奉朝請自積射將軍為元天穆薦之於介朱榮參立孝

莊之謀賜爵代郡公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幽三州行臺左丞持節招納降户四千餘家榮又啓封永朝邵縣子邑三百户持節南幽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天平初髙祖以為行臺左丞尋除潁州刺史又為北揚州刺史天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遷銀青光禄大夫依例降爵為乾鄉男大寧二年遷金紫光禄大夫景安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釋褐尒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寧遠將軍又轉榮大丞相府長流參軍髙祖平洛陽領

軍婁昭薦補京畿都督父永啓迴代郡公授之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臨陣自歸高祖嘉之即補都督興和中轉領親信都督邙山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代郡公如故世宗入朝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欵附朝貢相尋景安妙閑馳騁雅有容則每梁使至恒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世宗嗣事啓減國封分錫將士封石保縣開國子邑三百戸加安西將軍又授通州刺史

加鎮西將軍轉子為伯增邑通前六百戶餘如故天保初加征西將軍別封興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三年從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都督餘官並如故四年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後頻從駕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贓汙

狼籍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伍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司食髙平郡幹又拜儀同三司乾明元年轉七兵尚書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詣鄴慰勞百司廵省風俗肅宗㑹與羣臣於西園讌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㝡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

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大寧元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轉右衛大將軍
天統初判并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為徐州刺史四年除
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
年進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
邊州鄰接他境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内
蠻多華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
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六年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

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子仁武平末
儀同三司武衞隋驃騎將軍卒於丹陽太守初永凡祚
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
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
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
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
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姿
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顥入洛以守河內功賜爵

永安君後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爲開府諮議參軍韶出鎮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言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焉止於軍士之中有才幹便弓馬被簡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晉陽

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悅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為顯祖所知乾明初出為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刺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散騎常侍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至河清三年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永業久在河南

善於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為爪牙每先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為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尋徵為領軍將軍河洛民庶多思永業朝廷又以疆埸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

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怱速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將至乃解圍去永業進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初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為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須達告降於周周武授永業上柱國宣政末出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行軍摠管崔彦睦所殺

傅伏太安人也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

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橋夜渡入守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捷也貴和弗許武平六年除東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剋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晉州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軍來掠伏擊走之周克并州遣韋孝寛與其子世寛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

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碯二酒鍾為信伏
不受謂孝寛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
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帝自
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
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别路
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
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
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

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別引之與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勑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往取河陰正為傳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巵後以為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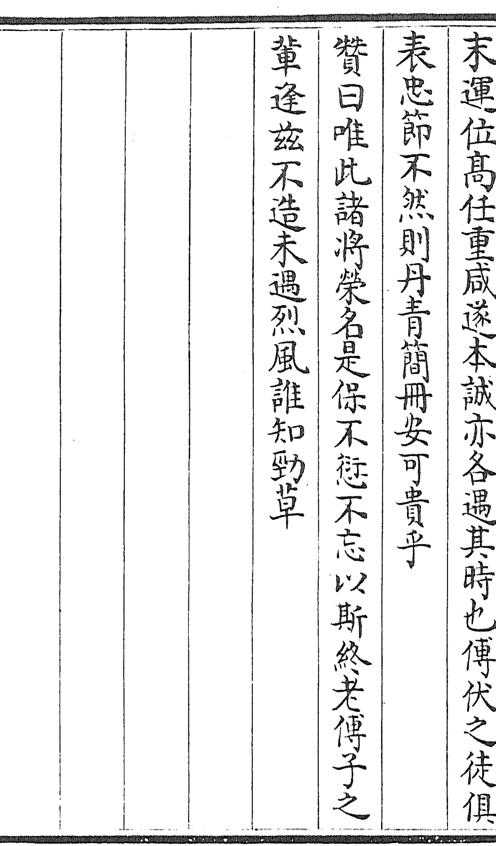
後兵將罕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兖州周帝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鸞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閽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恭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

雷顯和晉州敗後為建州道行臺右僕射周帝使其子招為顯和禁其子而不受間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日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歸

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鎮

黄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黄龍兵保寧率驍鋭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薊又聞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勑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保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保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據黄龍竟不臣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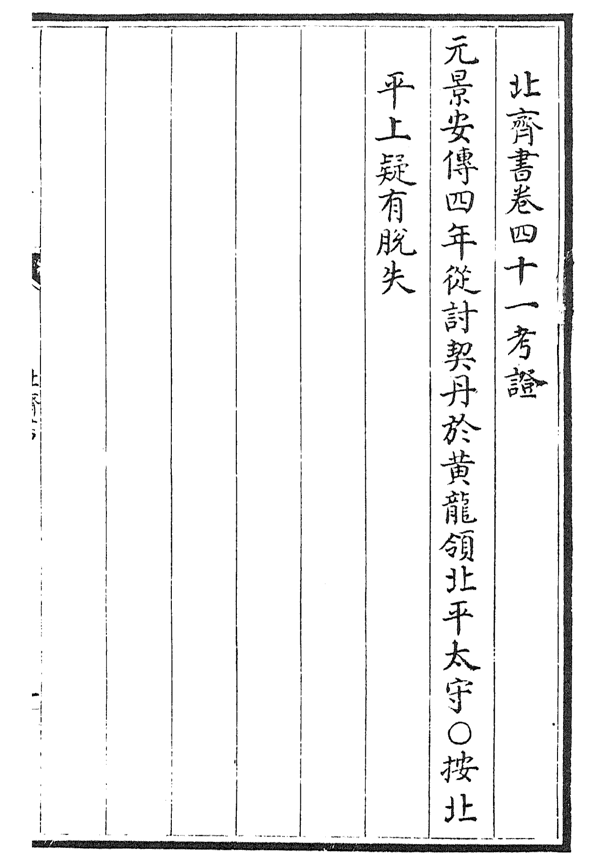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



末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傅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

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終老俘子之輩逢兹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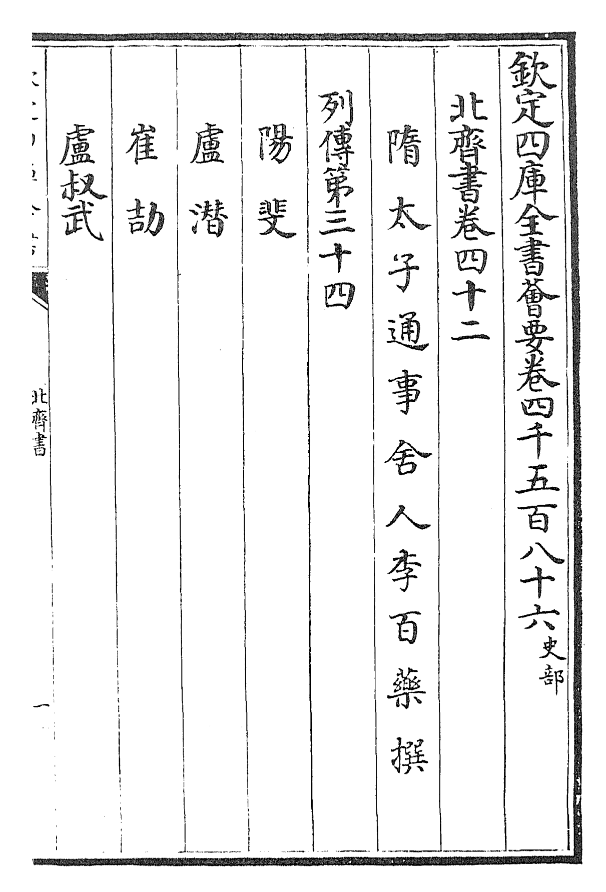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四十一



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元景安傳四年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按北平上疑有脫失

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八十六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二

隋 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贈幽州刺史孝莊時斐於西兖州督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興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書斐不荅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

致難斐曰柳下恵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侃
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
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壊斐修治之又移
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闗城累年乃就東郡太
守陸士佩以黎陽闗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為公家苑
囿遺斐書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為匠者斐荅書拒曰
當今殷憂啓聖運遭昌歷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
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

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刋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剥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詞雖係以隤墻填壍亂以收罝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者顯祖

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衛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抗表致仕優詔不許頃之拜儀同三司食廣阿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北豫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敬簡子師孝中書舍人

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通直侍郎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為大將軍西閤祭酒轉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為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世宗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宗云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奏事忤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

被禁止會清河王岳將救江陵特敕潛以為岳行臺郎
還遷中書侍郎尋遷黃門侍郎黃門鄭子默奏言潛從
清河王南討清河王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
奏聞顯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郡丞尋除司州
別駕出為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肅宗作相以潛為揚
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為陳兵所敗擁其主蕭
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勅潛與琳為南討經
略琳部曲故義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

得邊俗之和陳泰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後入寇潜輙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彭城郡幹遷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尚書尋授儀同三司王琳鋭意圖南潜以為時事未可屬陳遣移書至壽陽請與國家和好潜為奏聞仍上啓且願息兵依所請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世祖追琳入京除潜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潜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大樹風績甚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潜猶在壽陽聞

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為國患卿宜深備之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煩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勑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内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勑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廐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

設僧會以香華緣道流涕送之潜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度江侵掠復以潜為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與王琳等同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兖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遜子元孝為嗣士遜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歷侍御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為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潜從祖兄懷

仁字子友魏司徒司馬道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性恬靖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曾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性惰鍾會過而絶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行以為然武平末卒懷仁兄子莊之少有名望官歷太子舍人定州别駕東平太守武平中都水使者卒官懷

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平末尚書郎沈靖有才識風流醖藉容止可觀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頓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脩並為後進風流之士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虎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學有盛名武平末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思道從父兄正達正思正山魏右光祿大夫道約之子正達尚書郎正思北徐州刺史太守

詹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兄弟以后舅武平中並
得優贈正山子公順早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
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
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康寺三少為物論推許正達從
父弟熙裕父道舒為長兄道將讓爵由是熙裕襲固安
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為親表所敬重潜從祖兄遜
之魏尚書義僖之子清靖寡欲卒於司徒記室參軍
崔劼字彦玄本清河人曽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

宋氏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丘人也世為三齊大族祖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劼少而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自開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秘書丞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與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黄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内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為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皇建中入為秘書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并省度

支尚書儀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兖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舘監撰新書遇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搗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搗幸得不凡何為不在省府之

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劫曰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拱天統中任城王湝丞相諮議參軍管記室撝揚州錄事參軍鄜之沉隱有識量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為琅邪王儼大司馬西閤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中卒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文偉從子也父光宗有志尚叔武兩兄觀仲宣並以文章顯於洛下叔武少機悟

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為人為賀拔勝荆州開
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
優遊自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
布裘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為司徒諮議稱疾不
受肅宗即位召為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禄大夫問以
世事叔武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曰人衆敵者當任智
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强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
大齊之比關西强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

吞并此失於不用富強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筭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黄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為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内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絶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乗其獘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寔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遥與叔武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阼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出為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禄大夫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為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殖葵

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脅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武與族弟士遂皆以寒餧致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葬之叔武族孫臣客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向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為任城王妃天保末任城王致之於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侍祖母李李強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舍人太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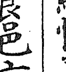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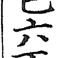
州刺史鴻臚卿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之儁爽有風槩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為後來之秀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並召為州主簿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冦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

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為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鮮禑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啓除冠軍長史普泰中兼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尋為太保長孫稚府屬尋勅與魏收李同軌等脩國史太昌初除尚書祠部郎中尋進

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賀拔勝出為荆州刺史啓補驃騎長史勝為行臺又請為右丞勝經略樊沔又請為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高祖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間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以天平二年達鄴仍奉高祖命赴晉陽其年冬〻授世宗開府主簿明年春世宗為大行臺復引為行臺郎中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





川高祖獨於帳中問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徵既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伊為三川亦云涇渭洛為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大王若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録荆州軍功封新蔡縣開國伯食邑六百戸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與

和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清河崔長謙使於梁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騘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高祖禁止會赦不治五年兼尚食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事黄門侍郎進號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顯祖為相國齊王是時顯祖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群為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

休之性踈放使還遂説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政以間
顯祖怒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脩起居注頃之
坐詔書脫誤左遷驃騎將軍積前事也尋以禪讓之際
叅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軍司馬後
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除中山太守顯祖
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乾明元年兼侍中廵省京
邑仍拜大鴻臚卿領中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度支
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

訪休之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為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除都官尚書轉七兵祠部河清三年出為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為光禄卿監國史休之在中山及治西兗俱有惠政為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頌德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禄大夫武平元年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禄大夫兼中

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竝如故尋以年老
致仕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
幾又領中書監休之本懷平坦為士友所稱晚節說祖
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及珽被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
有嫌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
令者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
徒同入待詔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
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

平中收還朝勑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两議未决收死後便諷動内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謂其所親云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為時論所鄙休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邢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懐接物為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

支尚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秘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黄門侍郎顔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錄止云休之與孝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誣罔焉尋除開府儀同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

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
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
志並行於世子辟彊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彊性疎
脫無文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為時人嗤鄙焉
袁聿脩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也出後
叔父躍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
性深沉有鑑識清淨寡欲與物無競深為尚書崔休所
知賞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西閤祭酒年十八領本

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轉大司農少卿又加太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叅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聘太原王義女為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聘為定𡙁修坐為首寮又是國之司憲知

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為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詣諸州梁鄭兗豫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既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

為立碑歛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紀功德府省為奏勑報許之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正轉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書尋即真聿脩少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秩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存問来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愧葢亦由其接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

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尋聿脩常非笑之語人云
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為
地勢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
通饟遺聿脩在尚書十年未曽受升酒之饋尚書邢卲
與聿脩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大寧初
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
兖州時邢卲為兖州刺史别後遣送白紬為信聿脩退
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

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邪亦忻然領鮮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若違忤要勢即恐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又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為熊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子知禮武平末

儀同開府叅軍事隋開皇中侍御史歴尚書民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太子中舍人

史臣曰崔彦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為時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並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倖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贊曰惟兹數公心安寵辱不夷不惠坐鎮流俗

北齊書卷四十二

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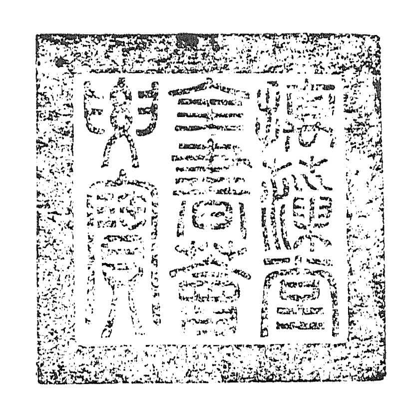
陽斐傳謚曰敬簡○北史無敬字

盧潛傳太原王修○北史作王循

從父兄正達○北史作正通

崔劼傳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郡人○魏書北史並云居青州之時水

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